

日記九種

郁達夫著



上海
北新書局

1928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日 記 九 種

郁 達 夫 著

上 海

北 新 書 局

1928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日 記 目 錄

- 一. 勞 生 日 記
- 二. 病 閑 日 記
- 三. 村 居 日 記
- 四. 窮 冬 日 記
- 五. 新 生 日 記
- 六. 閑 情 日 記
- 七. 五 月 日 記
- 八. 客 杭 日 記
- 九. 厭 炎 日 記
- 十. 後 叙

一九二六年

十一月初三。自從五月底邊起，一直到現在，因為往返於北京廣州之間，心緒沒有定著的時候，所以日記好久不記了。記得六月初由廣州動身返京，於舊曆端午節到上海，在上海住了兩夜，做了一篇全集的序文；因為接到了龍兒的病電，便匆匆換船北上。到天津是陰歷五月初十的午前，趕到北京，龍兒已經埋葬了四天多了。暑假中的三個月，完全沈浸在悲哀裏。陰歷的八月半後遷了居，十數天後出京南下，在上海耽延了兩星期之久，其間編了一期第五期的創造月刊，做了一篇“一個

人在途上”的雜文，倉皇趕到廣州，學校裏又起了風潮，我的幾文薄俸，又被那些政客們搶去了。

在文科學院悶住了十餘天，昨日始搬來天官里法科學院居住，把上半年寄存在學校裏的書箱打開來一看，天呀天呀，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厲害，竟把我這貧文士的最寶貴的財產，糟塌盡了。啊啊！兒子死了，女人病了，薪金被人家搶了，最後連我頂愛的這幾箱書都不能保存，我真不曉得這世上真的有沒有天帝的，我真不知道做人的餘味，還存在那裏？我想哭，我想咒詛，我想殺人。

今天是禮拜三，到廣州是前前禮拜的星期五，脚踏廣州地後，又是十二三天了，我這一回真悔來此，真悔來這一個百越文身的蠻地，北京的女人前幾天有信來，悲傷得很，我看了也不能不為她落淚，今天又作了兩封信去安慰她去了。

天氣晴朗，好個秋天的風色，可惜我日暮途窮，不能細玩嶺表的秋景，愧煞恨煞。

搬來此地，本也為窮愁所逼，想著譯一點新書，弄幾個錢寄回家去，想不到遠遁到此，還依

舊有俗人來襲，托我修書作薦，唉唉，我是何人？我那有這樣的權力？真教人氣死，真教人憤死！

是舊歷的九月廿八，離北京已經有一個多月了，我真不曉得荃君是如何的在那裏度日，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裏新生的熊兒亦安好否？

晚上讀谷崎潤一郎氏小說“痴人之愛”。

四日，星期四，舊歷九月廿九。

午前在床上，感覺得涼冷，醒後在被窩裏看了半天“痴人之愛”。早餐後做“迷羊”，寫到午後，寫了三千字的光景。頭寫暈了，就出去上茶樓飲茶。一出屋外，看看碧落，真覺得秋天的可愛。三點多鐘去中山大學會計課，領到了一月薪水。回來作信與荃君，打算明早就去匯一百六十塊錢寄北京。唉唉！貧賤夫妻，相思千里，我和她究竟不識要那一年那一日纔能合住在一塊兒。

晚上上東山去，“迷羊”作成後，想寫一篇“喀拉衣兒和他的批評態度”寄給東方雜誌，去賣幾個錢。作上海鄭心南的信。

初五日，今天是舊歷的十月初一，星期五。

昨晚上因為領到了一月薪水，心裏很是不安，

怕匯到了北京，又要使荃君失望，說：“只有這一點錢。”實在我所受的社會的報酬，也太微薄了。上床之後，看了半天書，一直到十二點鐘才睡着，所以今天一早醒來，覺得有點頭痛，天氣很晴爽，出去出恭的時候，太陽剛從東方小屋頂上起來，一陣北風，吹得我打了兩個冷瘧。

九點鐘的時候，去郵局匯錢，順便在‘清一色’吃了飯，十二點前後去教會書館看書，遇見了一位嶺南大學的學生，同他向海珠公園，先施天台逛了兩個鐘頭，回來想睡一覺午睡，但又睡不着。

午後三點去學校出版部看了報，四點鐘到家吃晚飯。

晚餐後出去散了一次步，想往西關大新公司去看坤戲，因為搭車不舒服，就不去了。回來寫了兩張小說，“迷羊”的第一回已經寫完，積有五千多字了。作寄上海出版部的信，要他們為我去買兩本外國書寄來。

六日，星期六，舊歷十月初二日。

午前起床後，見天日晴和，忽想到郊外去散

步，小說又做不下去了。到學校辦事處去看了報，更從學校坐車到了西堤，在大新公司樓上，看了半天女伶的京戲，大可以助我書中的描寫。晚上和同事們去飲茶，到十點鐘纔回來。

七日，日曜，晴爽。

午前起來，覺得奔頭無路。走到天日的底下，搔首問天，亦無法想。昨晚上接到了一位同鄉來告貸的苦信，義不容辭，便親自送了十塊錢去，順便去訪石君衡青，談到中午十二點，至創造社分部，遇見了仿吾，王獨清諸人。在茶樓飲後，同訪湖南劉某，打了四圈牌，吃了夜飯，纔回寓來。

八日，月曜，晴。

天氣很好，而精神不快，一天沒有做什麼事情。‘迷羊’祇寫了兩頁，千字而已。午前把 Turgenieff's Clara Militch 讀了，不甚佳。我從前想做‘人妖’，後來沒有做完，就被晨報館拿去了，若做出來，恐怕要比杜葛納夫的這篇好些。午後睡了一個多鐘頭，是到廣東後第一次的午睡。

午後在家看 A. Wilbrandt 的小說 Der Saenger，看了三十餘頁，亦感不出他的好處來，不過

無論如何，比中國現代的一般無識無知的自命爲作家做的東西，當然要强百倍。晚飯後，無聊之極，上大街去跑了半天，洗了一回澡，明天起，要緊張些纔好，近兩三年來，實在太頹喪了，可憐可惜。

九日，火曜，舊十月初五日。

今晨學校內有考試，午前九時，出去監考。吃中飯的時候，和戴季陶氏談了些關於出版部的事情，想於一禮拜內，弄一個編輯部的組織法出來。

午後無事忙，在太陽底下走得熱得很，想找仿吾又找不見，所以上西關大新公司屋頂去玩了半天，晚上在聚豐園飲酒，和仿吾他們，談到夜半纔回來。今天上東山去，知沫若的小女病了，曾去博愛病院看了一次病。

十日，水曜，晴朗，不過太熱，似五月天氣。

午前去監考，一直到午後四點鐘。到創造社分部去坐了一忽。回來吃晚飯，喝了一瓶啤酒，想起北京的荃君和小孩，又哭了一陣。晚上入浴，好像傷了風，作北京的家信。

十一日，木曜，晴，熱，舊歷十月初七日。

早晨又頭痛不可耐，勉強去學校看試卷，看到午後二時纔回來。一種孤冷的情懷，籠罩着我，很想脫離這個污濁吐不出氣來的廣州。在街上閑步，看見了一對從前我認識的新結婚的夫婦。啊啊！以後我不知道自家更有沒有什麼作爲了，我很想振作。

晚上月亮很好，可惜人太倦了，不能出去逛。看我在過去一禮拜內所做的文字，覺得很不滿意，然而無論如何，我總要寫牠（迷羊）完來。

仿吾獨清兩人，爲洪水續出，時來逼我的稿子，我因爲胆小，有許多牢騷不敢發。可憐我也老了，胆量縮小了。

明天中午，有人邀我去吃飯，我打算於明日起，再來努力，再來繼續我兩三年前奮鬥的精神。喝了一杯酒，又與同鄉的某某輩談了半天廢話。今天是倦了，倦極了。打算從明天起，再發憤用功。

十二日，金曜，晴，舊歷十月初八日。

我自離家之後，已有一個半月，這七八天內，沒有接到荃君的來信，心裏很是不快。

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誕期，一班無聊的政客惡棍，又在講演，開紀念會，我終於和他們不能合作，我覺得政府終於應該消滅的。

午前讀普須金的小說 *Die Pique Dame* 一篇。雖則像一短篇，然而牠的地位很重要。德文譯者說，這一篇東西，在俄國實開寫實派，心理派之先路。男主人公之 Hermann 象徵德國影響，爲 Dostoieffsky 之小說罪與罰之主人公 Redion Ras-kolnikow 之模形，或者也許不錯，Pushkin 的撰此小說，在一八三四年。

中午去東山吳某處午膳，膳後同他去訪徐小姐，伊新結婚，和她的男人不大和睦。陪她和他們玩了半天，在南園吃晚飯，回來後，已經十一點多了。

晚上睡不著，看日本小說“望鄉”。

十三日，土曜，晴，（十月初九）。

今天一早就醒了，作了一封北京的家信。赴學校監考，一直到下午四點半止。就和仿吾到分部去坐了一忽。

洗澡，在陸園飲茶當夜膳。今天課堂上，遇

見了薛姑娘，她只一笑，可憐害了她答案都沒有做完。

十四日，日曜，雨(十月初十日)涼冷。

到廣州後，今天總算第一次下雨，天氣也涼起來了，頗有些秋意。昨晚接到楊振聲一信，說現代評論貳週年紀念冊上，非要我做一篇文章不可，我想爲他們寫一點去。

午前上東山去，見了一位姓麥的女孩，係中山大學的文預科學生，木天正在用死力和她接近。

打牌打到晚上，在大雨之下，在昏暗的道上，我一個人走回家來。到家的時候，已經是十點多了，燈下對鏡，一種落魄的樣子，自家看了，也有點憐惜。就取出水雲樓詞來讀了幾闕：

黃葉人家，蘆花天氣，到門秋水成湖。攜尊船過，帆小入菰蒲。誰識天涯倦客，野橋外，寒雀驚呼。還惆悵，霜前瘦影，人似柳蕭疏。

愁予。空自把鄉心寄雁，泛宅依鳧。任相逢一笑，不是吾廬。漫托魚波萬頃，便秋風難問蘓鱸。空江上，沈沈戍鼓，落日大旗孤。

十五日，月曜，今天又雨，天奇冷，舊曆十月

十一日也。

午前起來，換上綿衣，又想起了荃君和熊兒。兒時故鄉的寒背景狀，也在腦裏縈迴了好久，唉，我是有家歸未得！

午前本要去看試卷的，但一則因為天雨，二則因為頭痛入倦，所以不去。在雨天之下，往長街上走了一轉，身上的綿衣，盡被雨淋濕了。在學校的宿舍裏，遇見伯奇，他告訴我說：“白薇來廣州了；”他的意思，是教我去和她接近接近，可以發生一點新的情趣，但是我又那裏有這一種閑情呢？老了，太老了，我的心裏，竟比中國的六十餘歲的老人，還要乾枯落寞。午後在家裏睡覺，讀小說“望鄉。”

十六日，陰雨，火曜，舊曆十月十二日也。

午前在家中不出，讀小說“望鄉”。午後赴分部晤訪吾，因卽至酒館飲酒，在席上見了白薇女士。她瘦得很，說話的時候，帶着鼻音，憔悴的樣子，寫在她的身上臉上。在公園的黃昏細雨裏，和她及獨清仿吾走了半天，就上西關的大新天台去看戲，到半夜纔回來。

十七日，陰晴，水曜。舊曆十月十三日也。

昨天發了三封信，一封給武昌張資平，一封給天津“玄背”社，一封給上海徐葆炎。盼北京的信不來，心裏頗爲焦急。早晨到學校去看報，想把中山大學內的編輯委員會組織案來考慮一下，終於沒有寫成功。

仿吾要我去上海，專辦出版部的事情，我心裏還沒有決定，大約總須先向學校方面交涉案子，要他們付清我的欠薪之後，才能決定。接上海蔣光赤來信，他也是和仿吾一個意見，要我在上海專編創造，作文學生涯，然而我心裏却很怕，怕又要弄得精窮。

午後和戴季陶氏談出版部事，他有意要我辦一種小叢書。我本想辭職，他一定不肯讓我辭。領了八九兩月份的殘餘薪水，合計起來，祇有一百餘元而已。

十八日，木曜，（十月十四）晴了。

早晨就跑到西關郵政局去匯了一百塊錢給北京的荃君。午前就在市上跑來跑去跑了半天。

午後遇見王獨清穆木天，吃了酒。當夕陽下

山的時候，登粵秀山的殘壘，看四野的風光。晚上月亮很大，和木天白薇去遊河，又在陸園飲茶，胸中不快，真悶死人了。

十九日，金曜，（舊曆十月十五日）晴。

早晨起來，就覺得頭昏，好像是沒有睡足似的，大約是幾日來荒唐的結果罷。寫了一封給北京女人的信，去西關‘清一色’吃了午飯，午後就在創造社分部樓上遇見了獨清。他要我和白薇女士上東山去，我因為中山大學開會的原因，沒有答應他，和他們在馬路上分別了。

學校開會，一直開到了午後六時，坐車到東山，他們都已經不在了，一個人在東山酒樓吃了夜飯，就回來睡覺。今天接到了五六封信。

二十日，土曜，晴。（十月十六）

午前起來，頭還是昏昏然不清醒，作了兩封信寄北京。一封寫給荃君，一封係給皮皓白，慰他的失明之痛的。

十點鐘前後去夷乘那裏，和他一道去亞州旅館看有壬，托他買三十元錢的燕窩，帶回北京去。請他們兩個在六榕寺吃飯，一直到午後三時纔回